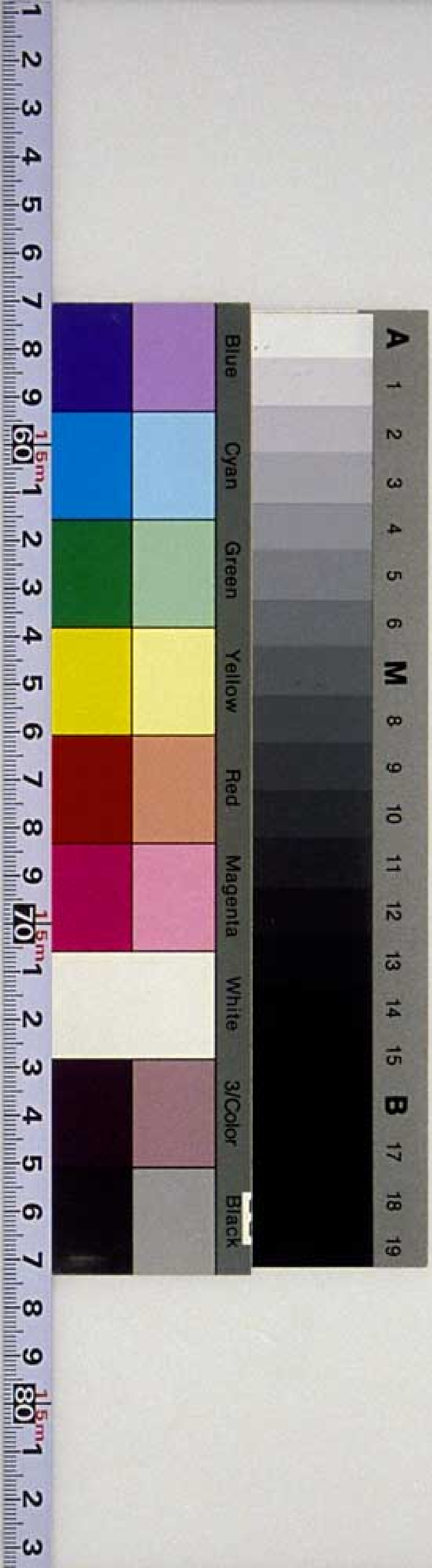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巻第七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婆羅痆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温恭俗重學彊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暢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

道万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
精勤苦身求出生死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
蔭清流相交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
羅痆斯河西有卒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
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来影像婆羅痆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
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
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
菓石為基階甎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
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轉法輪勢精舍西南有石卒堵
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
鑒照映徹慇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来成正覺
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卒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
行遂不侍衛来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卒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
槃處又三卒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三佛經行側有卒

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弥勒訛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
舍城鷲峯山告諸比丘當來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万
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爲
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
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
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
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
教化之儀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
劫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
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
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
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殊形異制威嚴肅
然肉髻之上特出頭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
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

池周二百餘步如來昔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昔中
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昔中浣衣此三池並有龍止其
水既深且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
羅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
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
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利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
裟遂拔牙而授焉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
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
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導俗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
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
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
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
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

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子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
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
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
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
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王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王曰
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嘆曰我人身鹿也
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
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
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
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
初薩婆曷剌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
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
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
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

之脩道者苦謂非樂謂非二人曰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與二三人爭
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是理爲伏苦行外道諸麻米以支身彼三者
見四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徒
也捨而遠道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稱驗苦行非眞受乳
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嘆曰一切義成矣今且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損
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隨共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
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被鹿皮精勤勤志自苦形營求深妙期無上
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若何見之
既歎此獨歎人耳夫處于深宮安于尊勝不能靜志遠遁山林棄轉
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切咀耳菩薩浴尼連禪河坐菩提
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推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
非想定堪受妙法諸天處空高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
日如來嘆曰惜哉何不遇吾聞妙法還復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
阿羅迦蘭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嘆憐其

薄伽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尓
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家含金采身真金色
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遥見如來手相謂言一切義成彼來者是威
月遽施聖果不證心馳已退故吾各宜互安默然勿起迎礼如來漸近
威神動物五人忘制釋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要后畢方獲
果證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
謂烈士聞諸古俗曰數百年前有隠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
術究極神理能使凡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閲
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
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
絶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遅
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
從無衰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術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願
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隠士覩其相心甚慶悦即而慰問

何至怨傷曰我以貧寠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
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
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已具肴饍
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
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遇旨
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
烈者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
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
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
何以驚叫烈者曰受命後至夜分惛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
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
屍嘆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
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
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

謂曰海可善矣若不語者當殺海子我時惟念已隣生世自願喜老雀
此雉子因止其事令無殺害逐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
耳列士感悲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完久安難故日救命感恩而死又謂列士
列子汝當有三獸兔猪彼是如來脩菩薩行時焼身之處劫初時於此
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抗時天帝人欲驗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
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豊草遊茂林異類同歡
既安且樂老夫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
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
一鮮鯉猿於林樹採異花菓俱來至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
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
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猿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猿競
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
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
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于後世故彼俗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窣
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戰主國周二千
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
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
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大城西北伽藍中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先賢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
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
潛通奇迹間起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剌拏僧伽藍
（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雕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眾儀庠
序聞諸耆舊曰昔有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
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
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三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
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備而問曰何方至何所因來其既不寄
衣文栃㮤沙門對曰我僧伽羅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年且扁印
好觀礼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羇旅欲還本國
礼未周雖迴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説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
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
既爲人王受佛付屬凡厥緇衣並資恵濟建此伽藍式揚鴻績自
今已來諸寺耳謂我此伽藍不得上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度殑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
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殊識方深禮敬殑伽
河北有那羅延天祠重閣層臺奕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
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
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
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齋以不殺

之戒諸鬼羕敬承以周施於是壘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既允令護
持自時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轉茂
林清池周其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
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
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
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
所粘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
舍利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
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
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
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
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
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
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毘摩羅詰經長

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都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
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
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
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功尋則地震遂不
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
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
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
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　伽藍東北
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毘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摩詰訛略也）故
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甎傳云積石即無垢稱
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
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
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

其南不遠有精舎前建窣堵波是菴没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没羅
園側有窣堵波是如来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
能住壽一劫如来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
阿難従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来請佛曰如来在世教化已久蒙濟
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
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
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来白
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
无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懐懼故来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爲
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告涅槃
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隠居巖谷仲春之
月鼓濯清流麋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
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有蓮花彼仙人見已深以
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

花奇迹以求悦其奇怪因載而返相師占云當生千子餘婦聞之
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
投殑伽河隨波逐流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
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
勝將以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
時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愚忠能敗強
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
匝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謬乎鹿
女手按兩乳流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兵返族
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
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千佛是也述本生
有故其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
重閣講堂餘址也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
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

釐城内外周隍頗存遺址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可識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婆子（舊曰離車子訛）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悲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諭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呫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鮮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衆說本生修菩薩行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寶之瑞王四天下覩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宜懷高蹈捨位出家染衣修學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

陀遣使者諸賢聖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闍蘇

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善伽於大衆中

右祖長跪揚言白衆無諍欲令我首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

久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比丘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令

諸賢者深明持犯俱兼大德阿難指誨親佛具宣聖旨時諸大

衆莫不悲感則召集諸比丘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湿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

重閣翬飛僧徒清肅並學大乘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其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

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湿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

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

來之從父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

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

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

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斯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謬阿難嗟歎退而嘆曰
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
无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時
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驅追請數百千衆營
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
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
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
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
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
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頹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陽有窣堵波
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在昔佛世五百漁人結侶

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
之如来在吠舎釐國天眼見之興悲愍心乗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
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尓宜知時於是大
衆圍遶神足凌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尓勿殺魚以神通力
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賞解人情尓時如来知而故
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悪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
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望凌蔑他人恃其博
物鄙賤経法以軽慢心毀諸佛僧以醜悪言詈辱衆僧擬比謂若
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悪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
親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来随機攝化如應開導
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縁生
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戻止前礼既畢右遶退立以
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礼懺
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倶證聖果度

漁人東北行五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遠近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剎帝利栗呫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摩（唐言光冑）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西域記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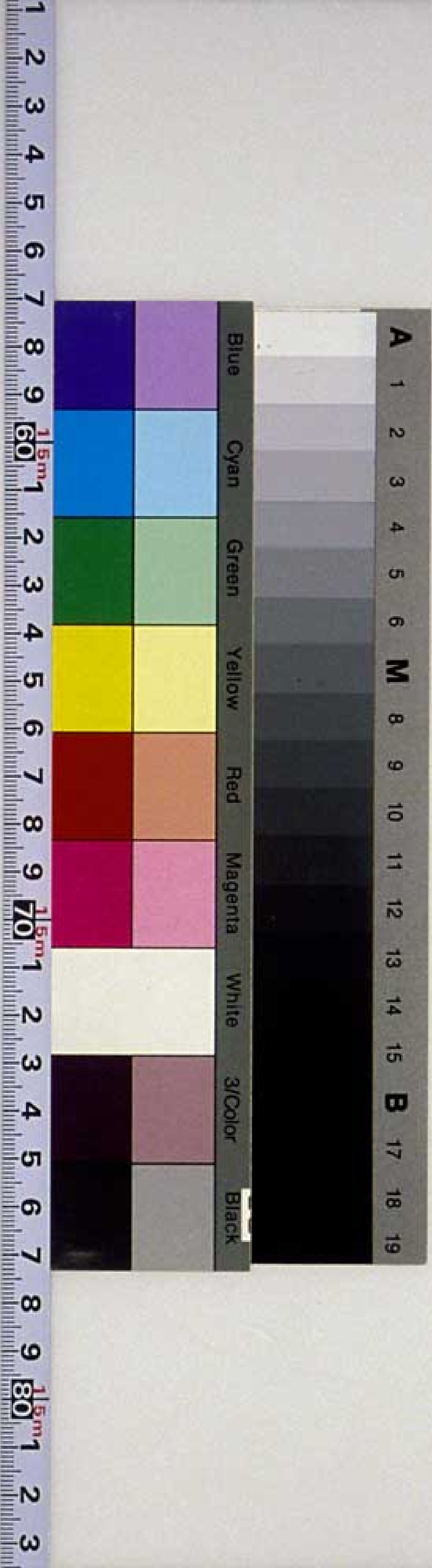
東大寺 [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巻苐八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巻第八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戸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稲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遵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存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

焉遂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芭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
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
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
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
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
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
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
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
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
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
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
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
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
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期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

未忍離阻適復留此棲寄飄露異更改闢以白父翁諸書生曰人
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徒功成不日香花
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今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王
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
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訛）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王之曾孫也自
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
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
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
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
法罪人無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
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
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門見已
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
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

故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
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無令豈除汝乎汝久濫生我之咎也
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頹牆堙塹廢獄寬刑地獄
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
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鑒間起神
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巧隨機導化
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遇佛化今者如來遺身
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
護持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
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
興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神鬼戮力同志
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
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

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
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
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
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窣堵波側不遠精
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跡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跡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
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
此足跡將入寂滅顧摩揭陀國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
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
跡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
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跡鑿已還平文彩如
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跡之所佛跡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
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辞

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内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
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
威亦已大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
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尒同胞豈忘惠愛
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
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寛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
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
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虚空示神迹尋出俗塵遠棲巖
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
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羅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抗山谷
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宜各為巖吾從尒志當為崇
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尒曹相率來集我會
各持大石自為床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

復猶宜自積聚日切不勞豈為屋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既
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
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
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也傍有故臺餘基積石
池沼漣漪清瀾皎鏡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山
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趾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
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
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

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
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
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
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故
城東南有屈屈吒阿濫摩唐言雞園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
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

周給頽毀已久基趾尚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者
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構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
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
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
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
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己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曰
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
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此半果得
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
疾在躬斯臣擅命積寶非己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
事羹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
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椎聲初此城内伽藍百數僧徒
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
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侶召儔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

言唱曰大撃揵稚招集學人愚同止謬有扣撃遂以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辯論膚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來諸僧伽藍不得撃揵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撃揵稚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撃揵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疇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之聞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撃揵稚願垂告令諸門候司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疊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

驅百羸而入既至城中褰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
舍遂宿犍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比丘諸僧伽
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犍稚者擊
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
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
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議各
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異道國
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犍稚臺北有故基鬼辯
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
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
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菩薩(唐言馬鳴)者智周萬物道播
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
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
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

激

為日已久常願摧敵衆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惟以對於不面
謀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
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
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言
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
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其所為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
此子今晨辭其失隱居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
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趾其側有
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迹之所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擇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
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彥異域
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
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壖垣階

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観自
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
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鞮羅擇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
靈仙所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石上建
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之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盤石入滅
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
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山東
岡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陁國所履之處也　山西北三十餘里
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
那末底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
法而習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
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譬之先進誠博達
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學通

三藏班窮四諦聞摩訶倶婆論稱瑪瑶有懐性銳命一門人戴書謂
放聞摩訶倶婆善安樂也宜尽学斟精習旧学三年之後權議嘉穀
如是第二第三年中無義使報及将發亟直哉善日年期已亟樸業
何如吾今空矣汝宜知之摩訶倶婆甚懐権識諸門人及外邑自今
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適相宮若勿有兆遠時徳恵并杖錫而来至
摩訶倶婆邑之人等切莫有相舎諸婆羅門更罣之旨析疑休脈何矣
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徳恵并欲權無道冥宿其邑目以悪心罵辱謝
曰今當世信諦之法豈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既爲見擯波羅門曰不
與吾似事驅逐出邑外入大林中猛獸群行爲其有淨信者悲爲歎者
乃東指持杖謂并曰向中度有徳恵并者逮傳戒聞欲来　論議
故此邑主權階者嚴重害嚴制勿上沙門悲爲物害故来相稜行矣
自安勿有他虞徳慧曰良吾淨信徳恵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済恭
敬謂徳恵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既出深林上息空澤淨信縱大特弓
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徳恵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来相圖害徳恵謝曰

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与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營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尓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諠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与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妻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識沾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

曰苟以愚昧濫迹居貞存上古之論曆物時祀汲引先權撫揚方便構化今古其時久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爲僧伽藍人則垂誡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稱述千世食用周備以勸淨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慶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迹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豎素聞論議頗閑微言侍立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峙如窣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

猶遠諸宗庶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敵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也如議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趾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愚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遂允其請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洎乎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溺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顧休納論師辭不獲命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

武術供養賢聖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
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千餘里有
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
山谿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
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者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
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
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自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
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
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
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
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又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
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来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覚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
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所取證為遂龍意留影
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　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
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
幽谷毎歳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修供養信宿乃還　前正覚山西南行
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甎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狭周五百餘歩奇
樹名花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弥漫緑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禅河南門接
大花池西阨険固北門通大伽藍壖垣内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精
舎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
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
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歩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
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来将證正覚
也歴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静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
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説金剛座量遂以兩軀

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
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
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
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
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
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炬繼日競脩供
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跡興發兵徒
躬臨翦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
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
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
欣慶躬脩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
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不日還
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
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

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王唐言滿冑無憂王

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

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

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菩提樹東有精舍

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塼塗以石灰層龕皆

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檐宇特起三層榱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

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

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

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

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求願有福方果

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

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

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

修供養勤求心願後將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
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
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
并一燈照我已入堅閉其戶六月後乃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
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内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
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
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惟右
乳上圖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
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
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
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
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
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以衆寶
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

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
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
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甎壁心慚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
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
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奧
室燈炬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刻光內照乃觀
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
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
三十矣或曰三十五矣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
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跡十有八文後
人於此壘甎為基高餘三尺聞之先志曰此聖跡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
誠願後乃度量隨命修短數有增減經行基北道左盤石上大精舍中
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
此瞻望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

石奇文異采是昔如来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
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為石菩提樹南不遠
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
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
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
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
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
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
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治容衰老扶羸相携而退也菩提樹西
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
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来
將成正覺一報魔王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
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
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无

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三歳資粮既竭餘命不死同舟之人朝不
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寘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目瞰
矚東明燭曜時諸商旅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
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
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
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
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迴建窣
堵波式脩供養以樹附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礼聖迹
觀菩薩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闊鄉國遼遠昔
建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驟其
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樹附金為名 菩樹
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舎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
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
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歴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静樹垣之内聖迹鱗

次[illegible]雖遍擧菩提樹垣外西南率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率堵波牧女
於此煮糜次此率堵波如来受糜處也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
清瀾澄鏡龍魚潛宅波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
如来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尺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暴
曬天帝尺自大雪山持来也其側率堵波如来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率
堵波如来受貧老母施故衣處也帝尺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
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覺於此宴
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為蓋
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
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卑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
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苦行處如来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
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憔悴膚體羸瘠經行往来攀樹後起菩薩
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率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
徨山澤棲息林泉淨飯王乃命五人随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

等爲即勤求憍陳如等住所東南有窣堵波并入尼連禪那河沐浴處河側不
遠并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
寂然宴默受解脱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
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麨側
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
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
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瑙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
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故而總受
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
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
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是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
見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
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

迦葉波曰吾亦与尓俱返迷途於是捨従来之仏所事業来告曰棄鹿
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悉来稟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陀迦
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与其門人候兄動静既見改轍亦随染衣
伽耶迦葉波与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仏所願修梵行迦葉波
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来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来将化其人先伏所宗止
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焔仏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焔
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仏莫不奔赴悲号惋惜優楼頻螺迦葉波謂其
徒曰以今観之未必火也当是沙門伏火龍耳如来乃以火龍盛鉢中清旦持
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独覚同入涅槃處也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
迦葉波救如来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徳黎庶帰心世尊
方導迷徒大権摂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仏所居令独無水迦葉是時
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将不漂溺泛舟来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
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
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来自前正覚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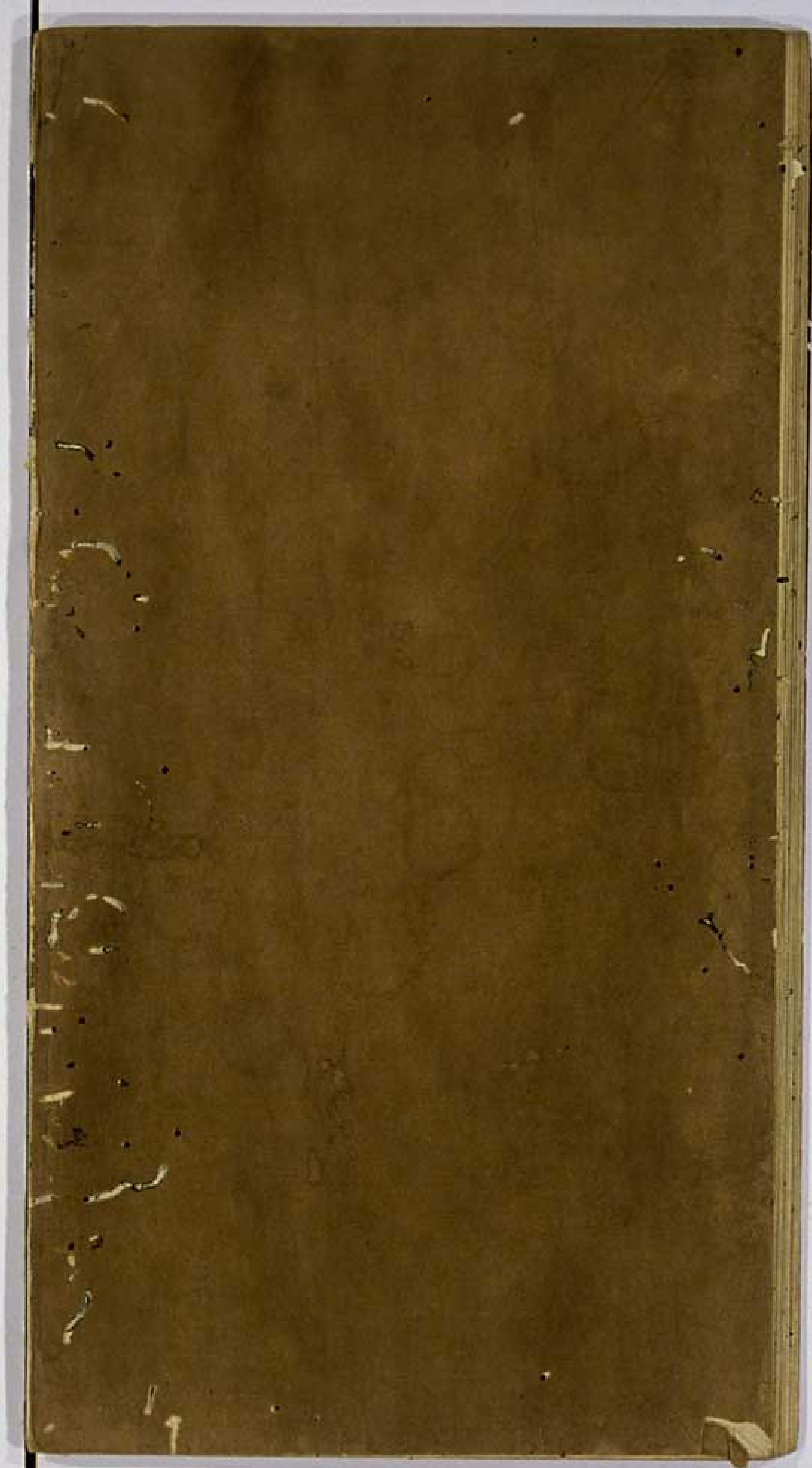
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
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
成佛矣菩薩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
誘亂不遂憂惶无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
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
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為蓮花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
堵波帝釋大梵王之所建也菩薩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
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
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
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
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
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
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耿若不能言王曰將

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
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乎大王
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
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
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
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
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
客遊比丘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
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君臣稱慶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
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
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
訓今我小子忝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
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
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安居四

古法俗百千万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楽遍遊林中礼拝供養印度
僧徒依仏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当此五月十六日頞
湿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当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
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伝訳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
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巻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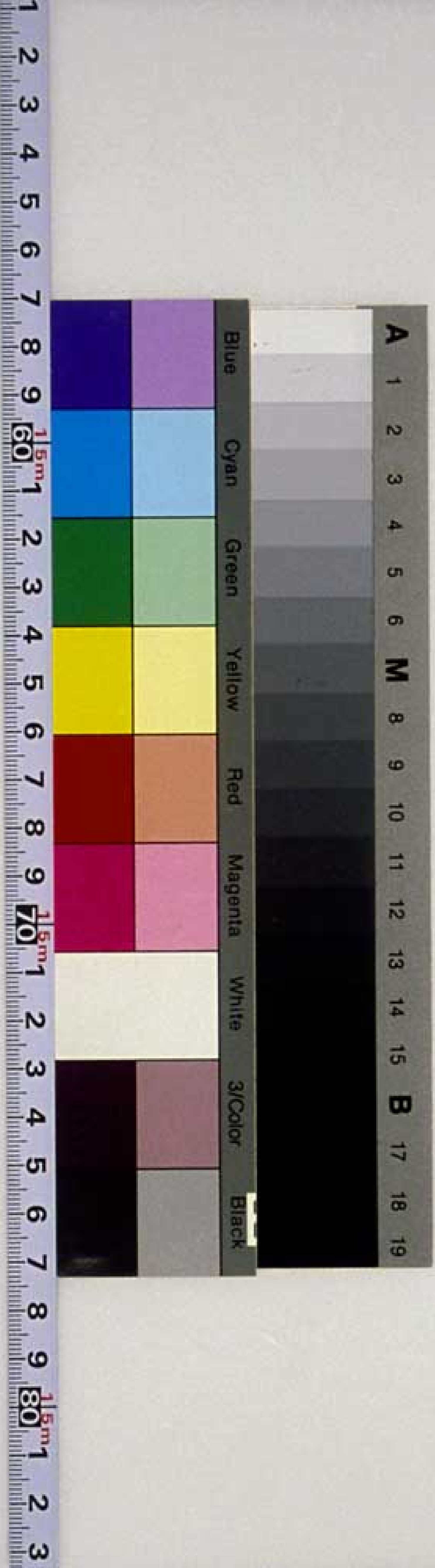
當寺持宝院経蔵之本[illegible]弘化
丙辰初冬　本尊鎮守[illegible]治[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巻第九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卒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言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

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尋指馬示王，御騎隨
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馬子，既歸馬子既已，雖執縶多時
而不食水草，與既着以聞王。王遂親問之。馬子曰：我母宜寘，異日飢饑，令身鞠
尼訶能月食王。驗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
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四佛坐東渡莫訶河，至大
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欝頭藍子者，志逸烟
霞，身遁草澤，於此花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禪。摩揭陀王特
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欝頭藍子陵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
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遊幸，欲委事以聞，權中無堪託命，有女
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
宜悉心事彼欝頭藍仙，宿所宗敬，時來飯如我所奉，勤誠既已，
便即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欝頭藍子既觸女起
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凌虛，慚恥託謂女曰：吾修道業，入定凝
神，凌虛往來，曾無暇昔，國人願觀聞之久矣。先達垂訓，利物為務，寧守獨

善居其中無滯今欲從門而出顧視地而未使更觀見之徒咸蒙福利其聲聞譽
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瞻禮踐踏百千万衆將望未来樹頭萬蹊于出自王宮室
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鳴臨池乃魚鼈諠躍情擾亂失
神緣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
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棲林取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尋
心漸息勤求頂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万劫如来記之天壽
畢已當果宿願得斯醜形從此流轉惡道未期出離莫訶河東
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鷄足亦謂窶盧播陀山
唐言尊足高巒陗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岡岑嶺嶂繁
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
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
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
曠劫勤修苦行爲諸衆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
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

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苾芻苾
芻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
婆夷皆訛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已至第
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岡
山峯險阻崖徑盤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盤紆曲折迴
互斜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
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
餘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
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諸神
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
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雞足山東北行百
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巘崿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其
傍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
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靈奇

之迹。羌亂離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千餘里、至洩瑟知林（唐言杖林）。
林竹修勁、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
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
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
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説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
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幼而好學、雅尚古風、放情山林、遊心真際。
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
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趍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六七。
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
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
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
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
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
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其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

爾時神光焜燿霊異昭章自茲厥後時放光明杖林西南十餘里大
山陽有二温泉其水甚熱在昔如来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
無減遠近之人咸来就浴沈痾宿疾多有除差其傍則有率堵波如来經
行之處也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横嶺之前有石率堵波昔如来於
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説法時頻毗娑羅王欲来聴法乃疏山積石壘階
以進廣二十餘歩長三四里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隠於
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孤山西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
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来在昔於此三月説法石室上有大磐石
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石室西南隅
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脩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須羅皆訛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嘯
儔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豁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
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漸進
至内城門有二婢捧金盤盛滿花香而来迎接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
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

悦若有忌乃坐稲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東石室側有棧道廣十
餘歩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将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貫川或壘
石或鑿巌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従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
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
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峡徑北闢山門東西長
南北陿周一百五十餘里内城餘趾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
殊馥色爛黄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
多与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酔象欲害如来如来指端出五師子酔象
於此馴伏而前伏酔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舎利子聞阿湿婆恃苾芻（唐言馬勝）説
法證果之處初舎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
此時将入王舎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舎利子遥見馬勝謂門生曰
彼来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詎斯調寂宜少待観其進趣馬勝苾芻已證羅
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来儀舎利子曰長老善安楽耶師何人證何法
若此之悦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耶浄飯王太子捨転輪王位悲愍六趣苦

得六年證三菩提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非有非空難用詮論唯佛與佛乃
能究述豈伴愚昧所能詳議曰爲頌說讚歎佛法舍利聞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
欲害佛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
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飲食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
土凡諸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進毒食勝密受命便設毒會城
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
無得憂也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閫火坑成池
清瀾澄鏡蓮花彌漫勝密見已憂懼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
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爲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爲佛建說
法堂周其壖垣種植花果餘趾蘖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
傍復有時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
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

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説妙法頻毘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歩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人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埵有甎精舍高廣奇制東闢其戸如来在昔多居説法今作説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精舍東有長石如来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歩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者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来於此説法花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来昔在於此入定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黒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〻〻是時驚懼無措如来鑒見申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歳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舎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舎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坑坎猶存精舎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来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

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来望摩揭陀
城於此七月説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
百温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未盡温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
熱惱池潜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枚小熱地獄火勢上炎
故斯温熱泉流之口並時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筩懸流之道
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来此浴浴者宿疾多差温泉左右諸窣堵
波及精舎基趾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
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温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
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之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
龍蛇師子之類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聖賢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
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志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
多災異為害不細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
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荷錫而往室宇於是設
壇場誦禁咒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

欲琴習定作業無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来之教宣若是乎苾芻
日我守淨戒遵聖教也遥遁山谷遠離諠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
誦咒嚴密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咒苾芻曰
誦咒自護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之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觀摧發懼
喪棄身命誨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恵斯淺自今已来屏
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咒苾芻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毘布羅山
上有窣堵波昔者如来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
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
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石室東不遠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
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歳月遥遠不
證聖果退而自咎乃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從生何益便
就此石自刎其頸是時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
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苾芻
投崖證果之處昔佛在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

果證晝夜繫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比丘遙觀聖衆身心踊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虛空示現神變用歡淨信故斷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略也）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身舍利時燭光明未生怨王窣堵波側有窣堵波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

舍衛城兩国大争欲興兵甲尊者優陁夷遂令其身摩揭陁王奉歸
供養即斷勝地式於宗達其傳則有如来經行之處近此不遠有弟諸彼
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
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来涅
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宣宗初大
迦葉宴坐山林忽爛光明又観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観見佛
世尊於雙樹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属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
葉問曰汝從何来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滴從彼拘尸城来見汝
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
其徒曰恵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苾芻更相賀
曰如来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
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観佛礼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
大阿羅漢異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
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揵稚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

時迦葉揵稚聲中傳迦葉教遍告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宜集會
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
務從簡靜豈特群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無
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難
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
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
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
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
結集所叩門自白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
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
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訛也優波釐持律明究衆
所知識集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訛也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
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
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
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
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
賢智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咒藏別
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
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
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
柱刻記建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
利呬城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
門初頻毘娑羅王都在上茅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
鄰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
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群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
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
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跡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

恥陋居宮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宮告居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迦（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也）長者本生故里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僧伽藍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

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
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
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
呾他揭多毱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之嗣位
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
印度僧萬里雲集眾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
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
來赴會問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
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最
上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令未
受戒者以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
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
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壯觀也帝
日王大伽藍者今置佛像眾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其僧

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
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
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故異
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
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
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
其鋭頹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
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
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
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
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
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苾芻見佛處昔
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内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
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甚可悲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

佛果不久當證今其教衰飢求轉輪王於當來世令受此報稽體投地下立金
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虧世樂聖果斯遠其南
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觀自在菩薩
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髪爪有嬰疾旋繞多
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
内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披在昔如來嚼齒楊棄地因植根柢盛茂雖
物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
步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
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
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
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
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八十人而後
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
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塼精舍中有多羅菩薩

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
賷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
閣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
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輪軸築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
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
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
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厭俗共求
捨家遂師刪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
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眾
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苾
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清淨威
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
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毘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

國人心謟作変頻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与千苾蒭左右圍
遶皆是耆舊螺髻梵志眷屬染衣前後導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
身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躡虛空離地四指
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毗娑羅王与其國内諸婆羅門長者居士
五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千許
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
故里井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
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究精微凡厥典籍莫不究習其妻
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
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
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
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与沒特
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与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
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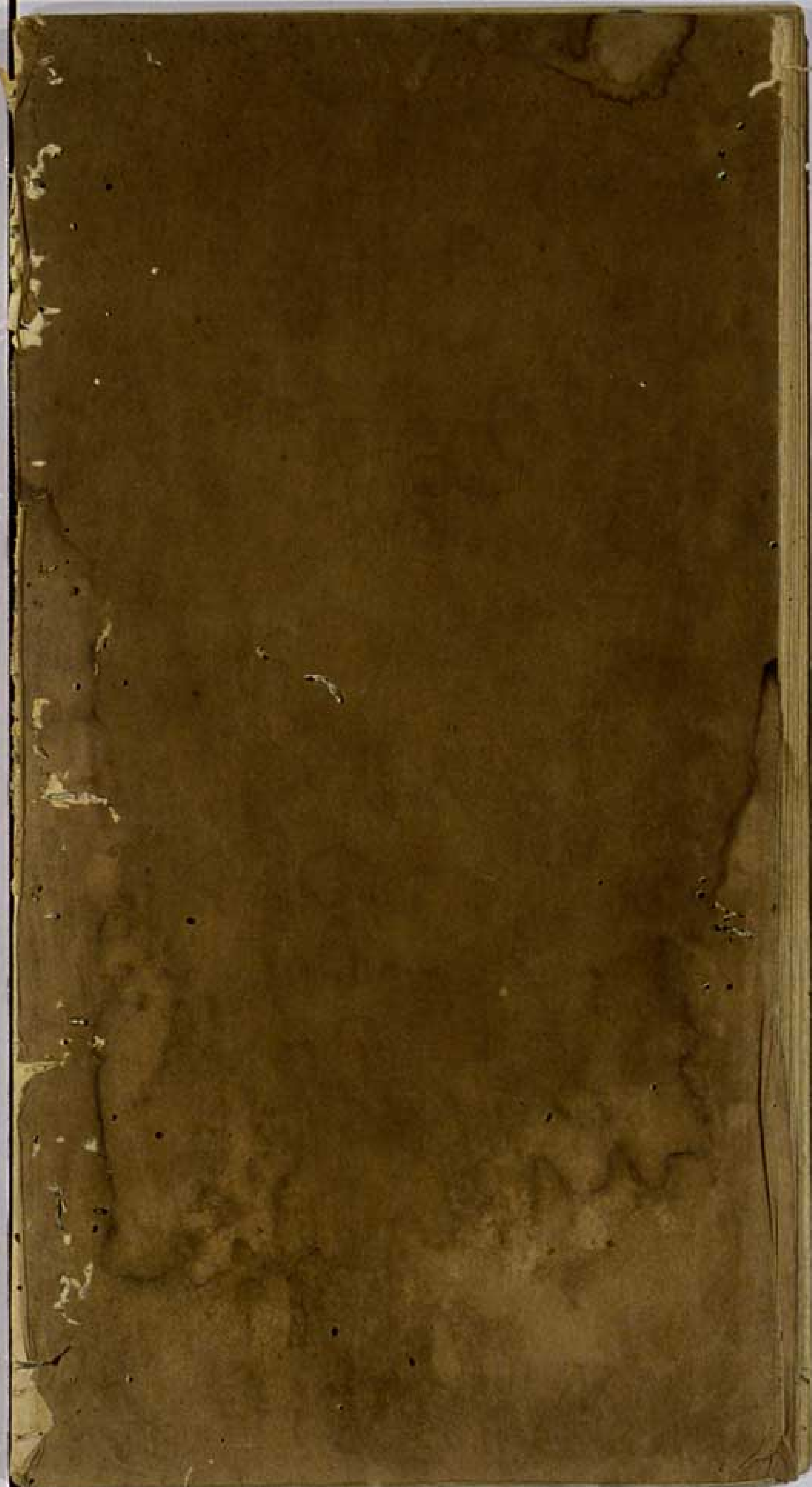
嘗甘露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
儀閑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
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
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
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惠第一至已頂禮願
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為長
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
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涅槃遂請世
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
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迦羅臂拏迦邑
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
時三拘胝（拘胝者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
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唐言帝釋窟）其山谷杳冥花林蓊鬱嶺有兩峯

峯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
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
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東峯上
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
有燈炬常為照燭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
亘（許鄧反）娑（唐言鴈也）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
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
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冝知是時言聲未絶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
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
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冝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誡誠為明導
冝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鴿也）伽藍僧
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
為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

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為弊事来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来於此説法
令我網捕都无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在如来告曰汝應薀火當與汝食
如来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来方
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鴿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欝茂名花清流被崖緣壑
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
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
者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
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
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惟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
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絶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
乘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
日説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

餘里渡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雕飾東南不遠
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
羅聚落其伽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佛昔於此三月說法
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林
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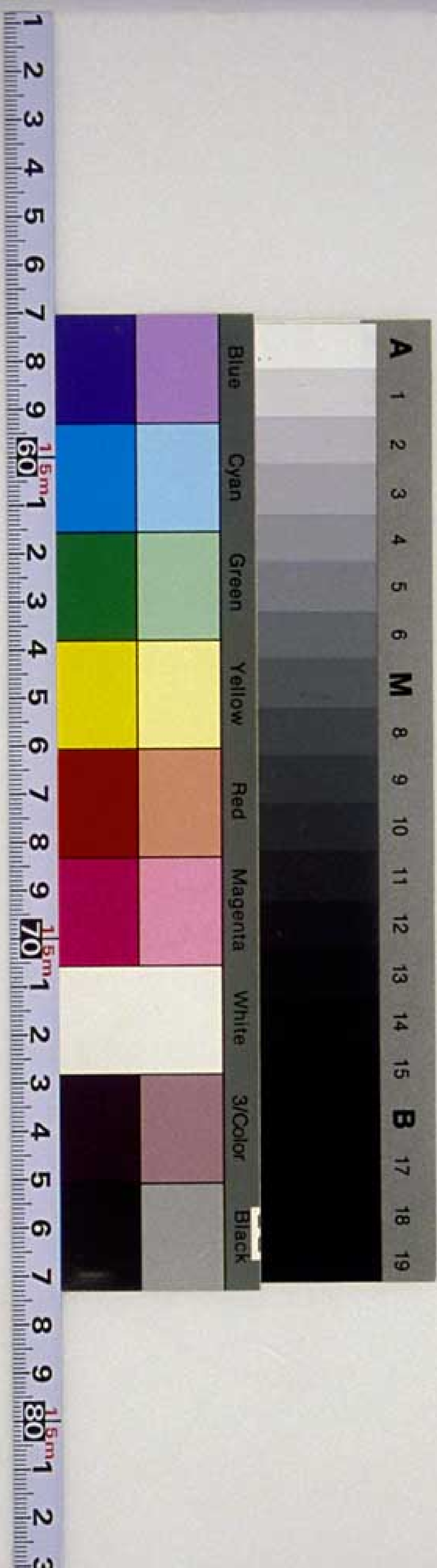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巻第九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

持宝院長盛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嗢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呾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
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餧伽國　憍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

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
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
切有部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
虧
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
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三月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三
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唐言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訛也）苾芻生處
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
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跖毛長尺餘光潤細軟
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更
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
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
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
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毘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
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

者旅命思何安宗泛舟鼓棹有風波之虞乘豎為擢頓欵之患於是自
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瀆流滿于御舟安上長緪以引至王舍城先
禮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无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
加坐申脚向王国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謁王王欲視毛乃加趺
坐王善其有禮特深愛珍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来是時說法誨喻聞而
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舍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
善男子在家之時[illegible]鼓琴耶知若然者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
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乃諧音調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
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
崇峻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
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捃稚迦
即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略也
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跡
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
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寸

深河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自降伏此藥叉令不殺人合同敬受佛戒後
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
偉大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瞻波國周四千餘
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
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
異道雜居都城壘塼其高數丈基趾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
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遊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
焉分瞻部洲各擅區宇創建都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
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
鑿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
中野象猛獸群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　中印度境）
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順敦尚高才崇
貴技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
嗣役屬隣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

國務至則葺茅為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有野象北境去殑伽河
不遠有大高臺積壘甎石而以建焉基跱廣峙刻彫奇製周其方面鏤
眾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
國（中印度境）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
々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橠娑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
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
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
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寔繁其黨城西二十
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
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
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万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橠娑

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弥復珎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
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黎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
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
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万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
婆塞羯羅伐摩號拘摩羅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
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
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
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
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
子昔起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
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
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
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
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

多有歎頌摩訶至那国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郷国耶曰然
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国人常慕風化東望
已久山川道阻无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
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嗢祇羅国
将設大施崇樹福善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学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来
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国東山阜連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
故其人類蛮獠矣詳問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氣氛沴
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国之東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軍特盛從此南
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国東印度境三摩呾吒国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
濕国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
色黒好学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
学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
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

抱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
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
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
可知自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耽摩栗底國周
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
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天
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
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羯羅拏蘇
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
下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果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
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
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大城
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

敎有闕者咸集其中欝識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時南印度
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杖策高歩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談議
或有問者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
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内豈無明哲客難不酬
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彊學
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
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之人也客遊止此學業膚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
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
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博包含名
相網絡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所疑滯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
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
法敎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
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窣堵波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
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廿餘里土地高腴稼穡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黎黑雖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笴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軫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黧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

風詞則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内數十
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无強敵國臨海濱多
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
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𩜁伽國 羯𩜁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
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獷烈志存信義言辭輕捷音調質正詞旨
風則頗与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
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𩜁伽國在昔
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
神通以惡咒術殘害國人少長无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絶多歷年所頗漸
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户尚少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所
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
餘尺是劫初時人壽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
餘里至憍薩羅國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

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
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
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
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
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
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来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爲通謁時門者遂

爲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満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見水
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懐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説但投
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
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
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満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
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
婆素挹風範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
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彦誠
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絶法教弘揚伊人是頼幸能前席雅談玄奥提婆聞

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
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
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
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
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
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
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遺宜往請試其頭若
遂其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駭故得入焉時龍猛
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將而謂曰今夕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
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為含生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
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首在發心逮乎證果勤求
佛道修習戒忍投身飼獸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
夜叉血若此之類難以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
有所求人頭為用招募累歲未有捨者欲行暴殺則罪累更多危害无

尊穢德龍猛菩薩早習聖道遠期佛果慈悲深洽識惠覃被輕生若浮
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
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
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
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
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唐言黑蜂
岌然特起峰巖峭險既无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
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崇臺
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
唯飾金寶從山高峰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疏寮外穴明燭中宇
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
大王何故若有憂色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
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
興私願无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

逮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見金心口相
賀廻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
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
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
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
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
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金錢其後
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
伽藍於是重關反拒以擯僧徒自今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
時引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
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
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
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寔多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制窮剞劂佛像

聖容醜陋極三思伽藍之所有石卒堵波萬數百尺並阿羅漢
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而不遠有卒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所行羅漢伽藍西而行二千餘里至孤山巖
有卒堵波陳那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染衣智
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為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
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之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
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
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淪絕
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
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
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
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
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
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

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
沉研廣因明論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
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業門人有知名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
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案達羅國 南印度境）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
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人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
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眾部法天
祠百餘所異道寔多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
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奠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
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
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淩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
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猨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闃無僧眾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毘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
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
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

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
徒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
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
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
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
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
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
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
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
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
神乃授祕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
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
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
萬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

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
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
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印度境）珠利
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群
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
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城東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
來在昔寄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天人眾城西不遠有
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嗢呾
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
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床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令
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
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
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
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

智之人也宣行者所謂譯覧哉羅漢曰然識如來有攝是避席礼謝深相敬
嘆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度境）達羅毘荼國周
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
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
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
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卒
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
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
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逝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扉
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自陳備告因緒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
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遯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
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別記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敏同類萃止
其卒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在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
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

多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舄鹵
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黧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
不尚游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實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
數百外道甚眾多露形之徒也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
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鉢尚存
無憂王之所建立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眾用彰聖蹟
故此封樹歲久彌神祈願或遂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
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
遠瞻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
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採既
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
所謂龍腦香也秣剌耶山東有布呾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
水澄鏡流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
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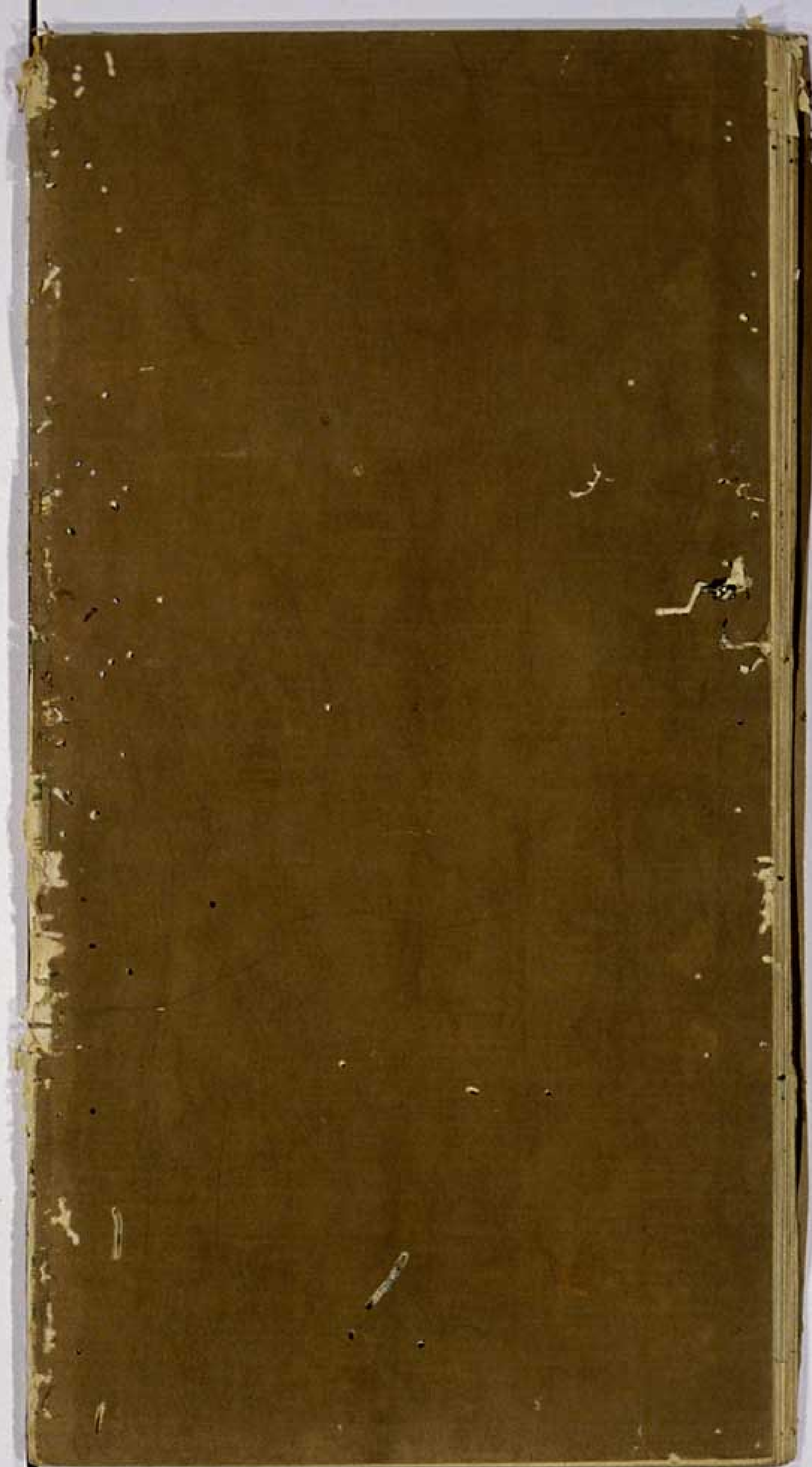
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塗灰外道慰喩其人果遂其

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

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 非印度之境）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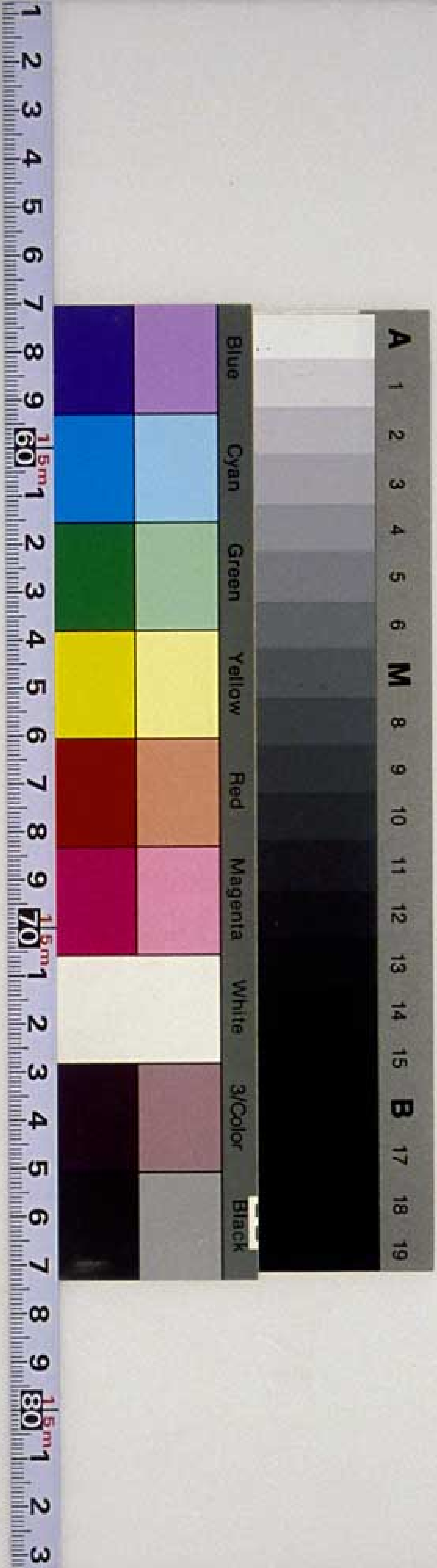
一未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一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一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毘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 雖非印度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軬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

穡時播花菓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
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栖止鬼神其後南印度
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輿中
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
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
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
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
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
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
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
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
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成旅然後免
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眾以萬計

擁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僻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
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
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
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
出應招募是時千衆万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
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剚刃腹中尚懷慈愛猶无忿毒乃至刳腹
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懼之以禍威然後具陳始
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
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
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男女
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
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
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場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
而為國號其女船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

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黒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
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説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
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竪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
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
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
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与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
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剎女望吉幢動便齎香花鼓奏音樂相攜
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女王歡娯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
歴歳時皆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
感悪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升高樹問曰誰
相拘縶而此怨傷曰尓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剎昔誘我曹入城娯樂君既將
至幽我曹於牢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
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度僧伽羅聞已竊告
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来告人曰尓輩各執我毛鬣不迴

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
無二執其鬃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剎女忽覺夫逃
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
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
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
心誰其能忍幸願顧眄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剎女策說
無功遂縱妖媚矯惑婉孌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剎
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
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剎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
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剎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
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咒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剎我乃是人鬼異路
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剎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
伽羅家紿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賚
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淪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

山川道阻，飢寒交至，言告何意，遂見棄遺，言不遂思，為羅剎婦，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室居。無何，僧伽羅至，又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羅剎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剎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剎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然，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甚為災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剎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闃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无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知足之謀，德應運在茲，斯成詠，衆庶樂推，尊立為

天佑僧伽羅辭不獲己乃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
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剎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
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
往時鐵城上魂幢動諸羅剎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
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剎女蹎墜退敗或逃隱孤島
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
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
之事也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
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
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
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毘
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邪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
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
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

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
濯或焚務極珍奇式備供養佛牙精舍側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
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
取而重門周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
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脩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
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
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
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
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
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王宮側建大廚
日營万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
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
主乃廢斯業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
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巖谷

嶮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
稽羅洲々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
西浮海數千里孤嶋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
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
波泛濫遂至孤嶋海鹹不可以飲渇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
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
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
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觀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
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
遙望光燭山水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毘荼國北入林野中歷
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恭
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
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
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王宮城側有大伽

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
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珠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
放光明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丈餘
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
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耆舊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度諸眾生城西北不
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
化度眾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
獸暴害群盜為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摩訶剌侘國周六
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
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
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

欲已降兵將失利无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

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

鼓前道復餧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无堅敵其

王持此人象輕陵隣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

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

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

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

數異道甚多大城內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无憂王建

也自餘石塼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

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巒絕巘

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谷阿折羅

唐言所行 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

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

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

之甚感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无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之耆舊日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日神通之力或日藥術之功考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脩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无遺備盡鐫鏤　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日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婆國（南印度境）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疏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飆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南印度境）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波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

佛徒二万餘人習此子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
國記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学贍敏愛育四生敬
崇三寶始自誕靈洎于沒齒貌無慍色手不害物生馬飲水濾而後飲恐
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
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
會招集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
承美業無替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彌淹
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諸耆舊曰昔有大慢婆羅門
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
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
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与我比彼大自
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祗
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檀刻作大自在天婆
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

時西印度有比丘跋陀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
烈少欲知足无求於物聞而嘆曰惜哉時无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
錫遠遊来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
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
来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
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比丘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
謂曰久濫虚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以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
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
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
憤歐血比丘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外有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
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比丘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
地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度境）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
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

也出薫陸香樹、葉若棠梨也、氣序暑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
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
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
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
毗國（北羅羅國　南印度境）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
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
百餘室、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
樹旌表遠、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
剎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
羅阿迭多王之子婿、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
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珠珍上味、供養僧眾、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珍

貴之翫珍既以捨施倍價酬贖貴徳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
禮敬故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也徳慧堅慧菩薩之所遊
遊止於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二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阿
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
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
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鹹鹵花果稀少
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
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
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有無故城不遠有郁鄯多
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鏡聖賢之所遊
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瞿折
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

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徒百餘人習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剎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
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
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
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
窣堵波无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盛宜菽麥多
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
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摩醯
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
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
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二千九百餘里渡信

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毘苫婆補羅周
三十餘里宜穀稼豊宿麦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属橐駝卑
小唯有一峯多出赤塩色如赤石白塩黒塩及白石塩異域遠方以之為
薬人性剛烈而質直数闘諍多誹讟学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数百所僧
徒万餘人並学小乗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
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雑居
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来在昔頗遊此國故无憂王於聖迹處建
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導誘所止之處皆旌遺迹
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
数百千戸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
无貴无賤剃鬚髪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専執小見非斥大乗聞之
耆舊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兇残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乗虚而来
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悦願奉指誨羅漢知衆
心順為授三帰息其兇暴悉断殺生剃髪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

世易時遷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寡有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
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茂羅三
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
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
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
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
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捨施珍寶建立福
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
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
俗質直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淵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窣堵波四無憂王之所建也　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
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呾羅（唐言最勝子）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

天火所焼摧殘其地從信度河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朅𧝉濕伐羅周三千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无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飆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雕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説法度人導凡利俗故先王於聖迹所建六窣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要國之路也无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彫刻塗灰外

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之舊曰波斯略也）波剌斯國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眾家產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貨附拂懍國故拂懍國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學藝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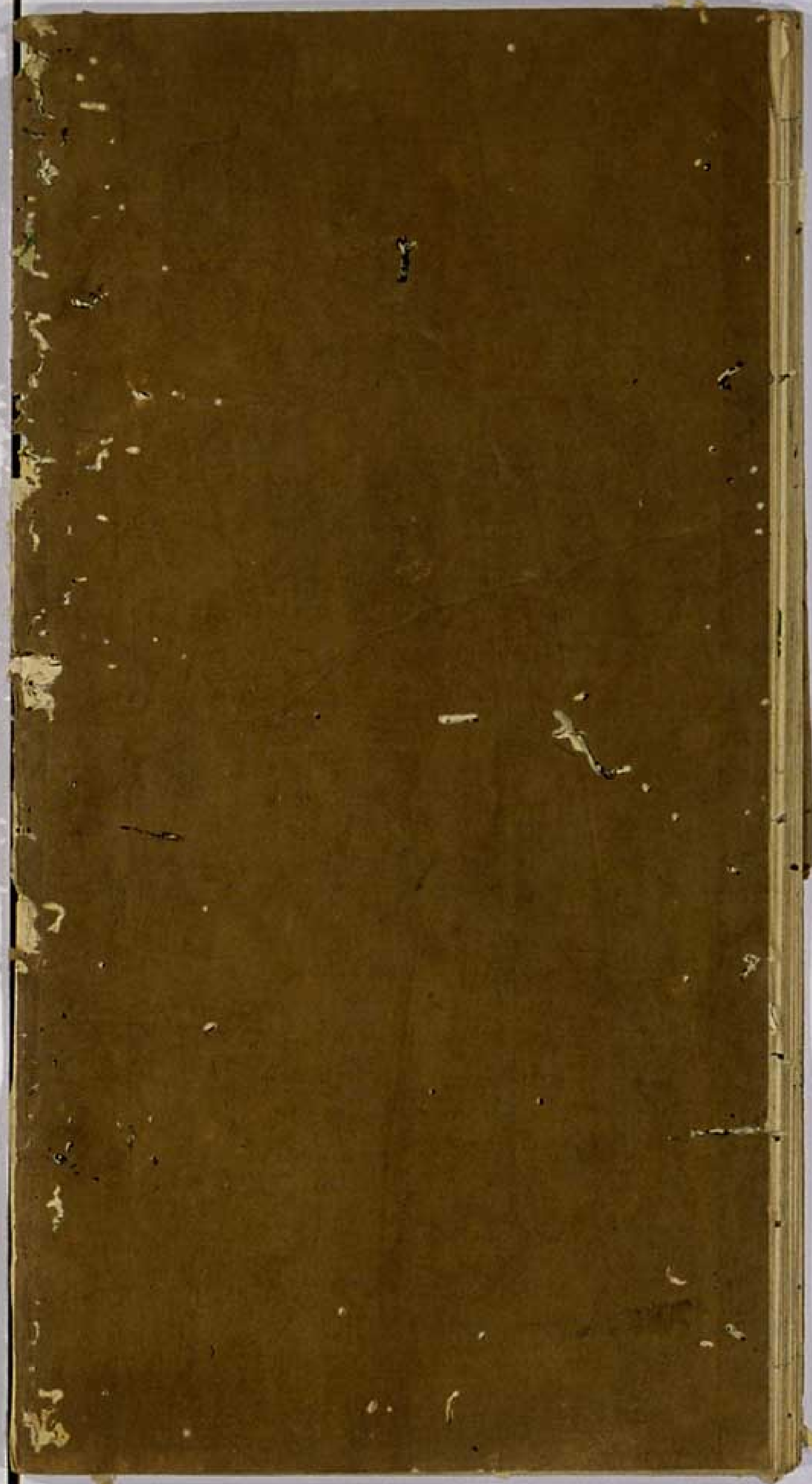
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
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
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
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
行三百餘里至阿軬荼國　阿軬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
周二千餘里无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穀稼宿麥特豐花果少
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
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
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
諸苾芻著亟縛屣傍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
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
林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
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窣堵波
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

多啓先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北印度境）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薄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疆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无大君長多牛馬有善馬者其形姝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也）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一

一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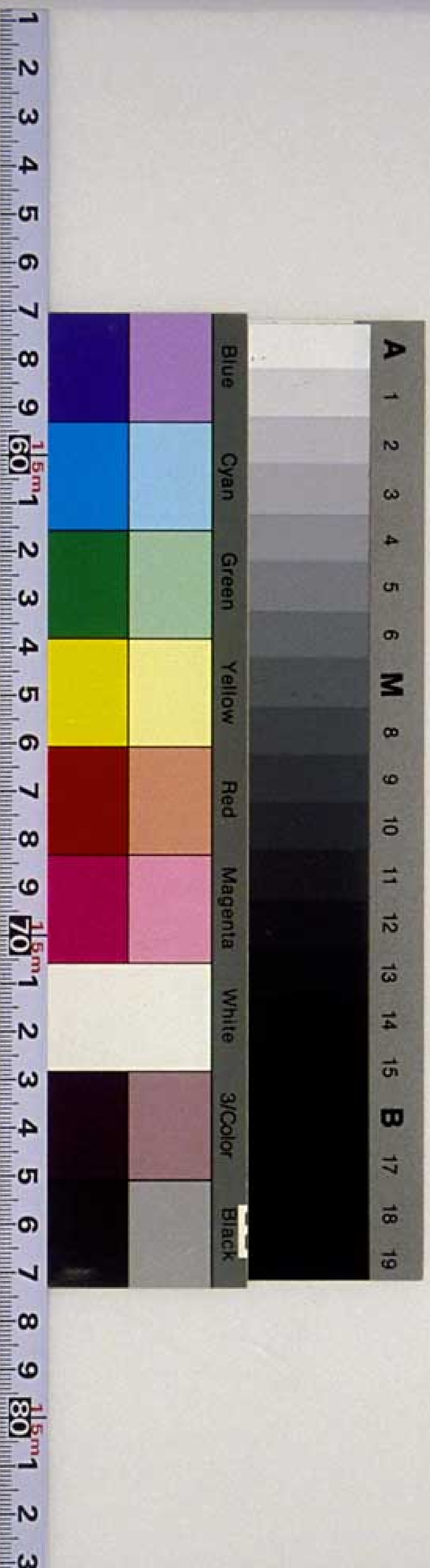
東寺持宝院經蔵之本也



大唐西域記巻第三

持寶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二　廿二国

漕矩吒国　弗栗恃薩儻那国　安呾羅縛国　闊悉多国　活国

瞢健国　阿利尼国　曷羅胡国　訖栗瑟摩国　鉢利曷国

呬摩呾羅国　鉢鐸創那国　淫薄健国　屈浪拏国　達摩

悉鐵帝国　尸棄尼国　商弥国　朅盤陀国　烏鎩国　佉沙国

斫句迦国　瞿薩旦那国

漕矩吒国、周七千餘里、国大都城号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

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壠爽塏、穀稼時播、宿麦滋
豊、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
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
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不明、日誦數万言、文字言辭異
諸國、多飾虚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
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无
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
𥢥那天。其天神者、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𥢥那呬羅山
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
鄰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
畜、競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
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
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
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

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崇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々嶺極崇峻危隥攲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巖盛夏合凍鑿氷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翺翔不能越度足歩而踰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嶺无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狭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豊稼穡宜花果人性獷暴俗无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狭風而且寒穀稼豊花果盛人性獷暴俗无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寡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小城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

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
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
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
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
邑從此東入葱嶺〻〻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
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
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
焉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
利尼國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濱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曷邏胡國覩貨邏國
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
瞢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訖
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瞢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

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

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

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

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

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

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

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

瑟摩國谷行三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

大都城據山崖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

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

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

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
鉢鐸創那國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
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
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无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
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
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
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
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
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
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无礼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
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
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
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无瘳

王乃躬往天祠祈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云當痊復良无他慮王聞喜慰廻駕而歸路逢沙门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比丘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神猶曰不死疾當痊差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群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曰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廻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對曰曩无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羇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无虚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尒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鑑聞諸耆舊曰或

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攝開發所致觀其寔宇石膮堅峻安歟衆議
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
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花果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
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
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
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
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
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
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
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
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
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
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

鏡莫測其深色帯青黒味甚甘美潜則蛟螭魚龍黿鼉鼈浮
遊乃鴛鴦鴻鴈鴐鵝鷫鴇諸鳥大卵遺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西
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境与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
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与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无人
里唯多氷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　朅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千餘里山嶺連属川原隘狭穀稼少菽麦
豊多林樹稀花果土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无礼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
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
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乗教説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
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来多歴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
提婆瞿怛羅 唐言漢日天種 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剌斯國王娶婦漢土
迎帰至此時属兵乱東西路絶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
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経三月寇賊方静欲趣帰路女已有娠使臣

憚懼謂從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毎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王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夏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

揵神去而日誦三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
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
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
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
衆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城東南行二百餘里至
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
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大
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
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無林
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来苦斯艱
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餘橐駝數千齎貨逐利遭風遇雪
人畜俱喪時朅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
溺適来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
買地隣國鬻戶邊城以賑往来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

東崗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継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
國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
盛林樹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黳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
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
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絶嗣無別君長役属朅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至大
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奇製也
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
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
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
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
聞揵稚聲或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
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
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擊揵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

久之乃曰汝輩何人形容異方被服裘褐對曰我比丘也曰然我師迦葉
波如来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来已久聞而閉目若有悵恨尋重問
曰釋迦如来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俛首久之乃起昇
虚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
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佉沙國周五千餘
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㲲氍毹氣序
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
押頭匾遞容貌麁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
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
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
毘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
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
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

翫遊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觀溪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漢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黳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體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

门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但叉始羅國被抉目已无憂王怒誰輔佐
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牧至此西界推擧酋豪尊立
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郡下勸進又自稱王歲
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
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
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
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
城郭憂其无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
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
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治國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
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
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毘沙门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
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
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

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
諸珍寶拜祠享祭无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号王城南十餘里有
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舍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
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之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
狀上白於王〻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尓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
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讃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
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
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
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形若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
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
而未有揵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
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即誠信弘
揚佛教王城西南二十餘里至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絶於
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

懸記此地當建國立敬崇遺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巖有大石室
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
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
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
來至昔此國中有臣被謫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分
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家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
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
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
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敢
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
濕弥羅國〻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
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説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
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咎交歡人
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

伽藍式拓備供養寶冠置像頂今所冠着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
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壊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
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群之酋長毎出穴遊止則群鼠為從昔者匈
奴率数十万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数万兵
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
圖計復為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
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戦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
勒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
乗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帯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
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攝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
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
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乗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
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
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

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昇宮閣遥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會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所覩明賢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王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存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謙和崇尚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爲甚慶悦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晩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事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功成畢諸寶輿遂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有觀送舍利者動以万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无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跡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絶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飡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王城東南

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无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王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恠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廻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

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内選一貴
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悦國之大臣王既迴
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
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虚薄謬當重任常
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
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擧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
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没矣
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
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發聲河水遂
流至今利用歳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池側伽藍荒圮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絶無蘖草其土赤黒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
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

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戰地東

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

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虚心請願多亦遂求聞

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淩

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

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糊口絶糧時有一人心甚

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

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

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

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

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

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

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

方其豪右多欲義極樂其寶物遣至其側[illegible]然果[illegible][illegible]

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

以履涉蘆草荒茂无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

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

散隨風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

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

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

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

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

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

動靜无常取舍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

其見聞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

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妙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

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縁示寂滅而无滅言無貪娑羅降棟

婆羅潜化而已因知應物効無感緣書述酬權來利紹闡入滅継城中之

尊極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檎柔象而无極含生道洽十方

知周万物雖出希微之外時庇視聴之中十二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離於

群有八万四千門之遍則十二部之詮要是以聲教之所被馳鷲鳥林風

軌之所載驅尊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

於堅固之林遺去来於何化之境真經未有待遂千載尊者迦葉

妙選應真時哉佛是集小法寳四含揔其涵流二藏具撫要雖部

軌並興而大寳斯在越自降生洎于潜化聖迹于変神瑞之孫不盡之

靈迹顯无為之教旅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郡多紛乱異議不馳

爰始安後統羣疑正說此揔草之寳録尚衆論之若斯究正諸去至理

紳邈所求教国真首文闕焉始是以前統合德継軌進經之無于後進英出後

武穆備之文大義樹尉而未欽故言闕而无聞法教流漸多歴年所始

梁漢迄于聖代傳譯盛矣流美雖暉真宗猶昧匪遵嚴之

猶蔵国王化之西域哉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寔聖人之遺則先王之舊典開玄像教於時為
大訓道不虚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閟
於万里之外神道无方聖教有寄緣斯題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
者挹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
居貞葺行福樹最因命偶昌運棲迹俗塵閑居此葉奉先師之雅
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師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
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歩岷蜀而抵吳會達此不遠遍勤請益之勤
冠世夙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衆説競富重尋之義俱睽
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无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
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
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
旨則博問高才叡盡淵而窮崖郁神長而經道闡所未聞得所未得為

道場之奇迹誠法門之近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藝優深幾馳

万里市廛之人咸仰威德既曰經笥亦稱論將小乘學徒号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

大乘法衆号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号敬其人而

議嘉名至若五時異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渙然會悟

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録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

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帝城而入廣莞遊林林而

聰鹿園迴眺迦維之國陽[illegible]之墟降七如其數與出佛而勝之滑盖繁辭

美哉乎而況覽神迹而[illegible]作玄風而永嗟匪唯慈悲殿[illegible]雖感[illegible]

而已是用詳人迹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説歳月

遒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无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

像佛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花經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
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
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
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
軔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隆越沙
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
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
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
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在陶
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
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

天語文辭婉密、音韻聯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

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辭寄明人。經言沖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

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

則為善。文過則豔、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

可与言譯也已。老氏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

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素(?)同、庶袪(?)滯將存利喜(?)、違本

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illegible]生乞(?)。[illegible]誠也(?)、銷(?)善(?)。叙曰、乎斯言、讜矣。

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子游、子夏之徒、孔門文學、尚不能措一辭焉。談(?)師之翻經、亦猶是也。非如

呂壽(?)道(?)遙之集文、任生(?)威(?)業、雕鍼之筆、玩(?)手(?)、因方為圓之世、創取從朴

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翻(?)辯(?)彼遠乘(?)輕(?)峯之、盧(?)十擇(?)高

陷之門。年方志學、抽(?)於簪(?)乎、服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

弟子。雖遇石朽木難(?)彫、章入法流、脂膏不潤、能食而終日誠面

墻而卒歲。韋(?)籍游(?)來(?)、扇(?)斯杳(?)而(?)看(?)負鷄雀之資、則鴻鵠之氣衰(?)矣

屬才構斯方志學非博古文乏靡濤瘁鈍勵朽力疲白首之恭

兼袁記論次其文向書彙纂札而構錄焉識精神能多所闕漏哉

有名雖尚无列諸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大史公書仍文字繼

業或名而不字或字而不名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豈不暇也其現

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畳物產之記性智

區品美惡節儉則偏篤優薄奮倨根齋貧至於胡戎姓氏類稱其

國下度風俗清濁異分略書種既大如家冠儀婚禮喪祭

講衣之末非所詳記也然佛神通梼物盡化善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

絶今區寓也化嶋頗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誕域外聖流美之壞暇

奉遺迹祖申記注境路盤紆疊陽迴乎六合所書不存編此故諸

守下度无分境壊散畫國未暇指封域書之者觀者遂惑也奉主者傳聞

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望

極二十年秋七月絶筆於青丘氏油素慶黯聊陳愚誠祈天覬然則冒

遠窮遐冥賓朔化壊荒莫不甚誠頼

皇道遐八荒遊寰宇文

之力殫窮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徒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想千
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焘
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无外廣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之
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二

